

THE BOOKS OF

李兰妮

卷

CHINESE CONTEMPORARY
WRITERS' PERSONAL
CONDITIONS

人在深圳

REN ZAI SHEN ZHEN

刘毅 主编

中国当代作家自况体丛书



沈阳出版社

书馆

李兰妮

卷

THE BOOKS OF CONTEMPORARY
WRITERS' PERSONAL

CONDITIONS

人在深圳

REN ZAI SHEN ZHEN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在深圳/李兰妮著.-沈阳:沈阳出版社,1995.11
(中国当代作家自况体丛书·李兰妮卷)

ISBN 7-5441-0463-X

I. 人… II. 李…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8263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15 千字 印张: 7.125

印数: 1—2000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潘晓翊

版式设计: 张建荣

封面设计: 汪耀民

选题策划: 潘晓翊

责任校对: 霍明相

定价: 7.80 元

你家在哪里？

——关于李兰妮的几个片断（代序）

陈志红

大概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我与兰妮一起到乡下去，在一个依山傍海的渔村里住了整整一个星期。我们在乡政府的食堂里吃很粗糙的饭菜，在很简陋的公用洗澡间用很凉的井水洗脸洗澡，然后提着水桶端着脸盆回到招待所去。这种生活给人一种朴素和简单的感觉。这是一种久违了的感觉。

屋里没有电视机和电话，我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又发生了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对此我们安之若素。我们从一个信息社会脱离出来，完全没有缺憾之感，这只能说明我们还缺乏一个现代人所应有的素质。常常迷恋于某种情景和状态，为此耗费大量的心力和时间而不问价值如何，这是我们共同的弱点。屋外有一个极大的平台，乡下的晚饭吃得早，晚饭后我就和兰妮长久地坐在平台上，看远处的海和不远处的山。正是夕阳西下

的时分，海上没有白帆点点，间或有数只鸟儿从我们头顶掠过，向飘着薄薄暮霭的山边飞去。“人和鸟都归巢啦！”我对兰妮说，“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有一种特别心安的感觉。”我喜欢黄昏，它让人想起家和沉静这样的字眼，在很多时候，它让一颗仓皇无措的心有所归依。这时，兰妮用很轻的声音说了一句话，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这声音都重重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发慌，是心慌，不知道该把它放到哪里去。”兰妮如是说。

其实兰妮并非那种弱不禁风的人。我是指内心而非外表。这大概源于她的童年生活。她很小就随父母东跑西颠，而寄宿的生活又使她所享受的父爱母爱少之又少，她必须独立地面对一切。留在她童年记忆里的大多不是依偎和亲情。我相信“隐痛”这种说法，那是一种刻在内心深处不愿示人而又能长久地影响你一生的东西。兰妮有很深的飘零感和无根感，但她又总是要努力地抓住某种东西以稳住自己，这其实是一种矛盾状态。人在一种矛盾状态中生活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就像你手头做着一件事情而心里面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情那样，其结果往往是两件事情都做不好。而事实上兰妮这么多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她用很轻灵的字眼表述她的生活，而让很多很多的沉重

刚露端倪便消于无形。她的文字不宣泄痛苦而更多地展示美好，甚至不惮“粉饰”之嫌。我以为这正是她的坚强，同时也是她的特点和局限之所在。我在不止一个场合听到人们称誉她的散文，这表现了一种共同的精神期待。兰妮的文字满足了这种期待。而她自己，则在最关键的时刻逃之夭夭。

我不知这算不算回避。人的一生总要回避很多东西，没有谁能真正地随心所欲。但兰妮的回避常常让人心疼。她要花很多力气来支撑一些东西，这常使她显得疲惫不堪心力交瘁。她内心牵挂的太多。有一段日子她曾求助于佛学，对前缘今生来世颇有心得，而且脸色诡秘地给不少人看过手相，被她看过的人神色很有些惶惶然，显然是让她切中心病的人不少。我们这个时代有心病的人太多，却不见有谁得到真正的医治，越是如此，向外寻求的人就越多，那是一种真正的心无所依。有一次我俩在电话里谈到归宿，当然指的不仅是一副皮囊。我们没能找到答案。有一个清晨我见到兰妮远离众人，回来时手中捧着一本《金刚经》之类的书，我相信她应有所获，但我同时相信那并非最终的归宿，那只是人生漫漫苦旅中的一个驿站，一棵可以让你暂时歇歇脚的大树，你终究要告别它继续往前走。有的人以行走为一

生的事业，那是因为在哪儿也没有家园感，这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

兰妮求学南京时我去看她。那是个很奇怪的潮湿的秋季。我们在朦胧的雨丝中穿行于夫子庙的雕梁画栋亭台楼阁之间，泛舟于名闻遐迩的秦淮河上，有人指点着岸边某一处房舍说这里那里就是李香君董小宛等等等等的香闺。似有丝竹歌舞之声隐隐而来。拭目再望，所指之处灯火全无，只是黑乎乎的一片。再望兰妮，眼中全是痛惜之色。后来读到她的关于秦淮的文字，伤心中竟包裹了一腔浓浓的忧愤：“荣辱兴衰阴晴圆缺，由不得人说人问。放心上又怎样，不放心上又怎样？活了又怎样，死了又怎样？”这种浓得化不开的敏感和伤感，不知需要消耗多少心力时日才能化解呢？兰妮是个内心容易有波澜的女人，这对写作有利却对健康不利。很多时候兰妮的笑容显得有气无力，那肯定是内心消耗太多的缘故。兰妮企图通过写作释放自己，却没想到这其实只是另一种受劫难的方式。对一些人来说，生存就意味着要负重而行，参透了这一点，是否便能由此而轻松一些呢？

从童年起便东跑西颠的兰妮直到现在依然在东跑西颠。看来她已基本适应了这么一种生存方式。这本集子记录了这种奔跑的痕迹。是那种浅

浅的悄无声息的脚印。感慨和感叹渐渐远去，颇有一番风静树静的感觉，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场景：还是在南京的小旅舍，兰妮拿着我在路上买的一个豆绿色的长脖子狐狸爱不释手。狐狸是通灵的东西，来无影去无踪，踏雪无痕落地无声，“做一只狐狸吧？”我对兰妮说，“像你一样，细眉细眼长长的脖子，再在脖子上系一条绿色的绸带，那简直就美不胜收了。”兰妮望着我，无声地笑。在后来的很多个黄昏和夜晚，那只系绿绸的长脖子狐狸总是不期而至，通过长长的电话线传来她的声息，给我的印象是依然在不停地跑。有时我会突然产生一种恐惧，真害怕从那根细细的电话线里猛然窜出一只真正的绿狐狸来。

我们都爱狐狸。只是不知道狐狸的家在哪里。听说狐狸是最能四海为家的牲灵，这使我们感到一种安慰。

对于未来，兰妮设计的不算有野心：“草屋数间，傍水，依山。屋前栽菜栽花，屋后种豆种瓜。自种自食，自修自省。看日落月升，听雨去风来，不喜不惧，得大自在。”

说到底，兰妮是个理想主义者，这让我肃然。“毫无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这是著名诗人里尔克说的。我以为这句话适用于所有的理想主义者，尤其是在一切都被视为谰妄和虚无的今

910680

天。

但愿兰妮在不断的奔跑的途中，永远会有这样清澈如水的回眸。

1995年6月20日于广州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 woman with short, dark hair, wearing a dark, high-collared top. She is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with a slight smile.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indistinct.

李兰妮

曾用名：兰妮、兰草、青鸽等。女，1956年12月25日出

生于广东省湛江市。1976年参加工作。1984年调到深圳文艺创作室工作至今。

曾获广东省首届秦牧散文奖等多次大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深圳作协副主席，深圳文学基金会秘书长。

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池塘边的绿房子》、散文集《一份缘》。

目 录

你 家 在 哪 里 ？

第 一 章

代 序	1
童声心曲	1
起名儿	3
十岁的一个瞬间	7
一百个饺子	11
“攻城”	18
十二岁的小院	22
“洗衣舞”	38
南瓜·小笋	42
腊肉·辣椒	45
过年	49
生命中的—个春季	52
清明	55
知青墓地	58
木蒲桃	65
人在深圳	71
投奔深圳	73

第 二 章

第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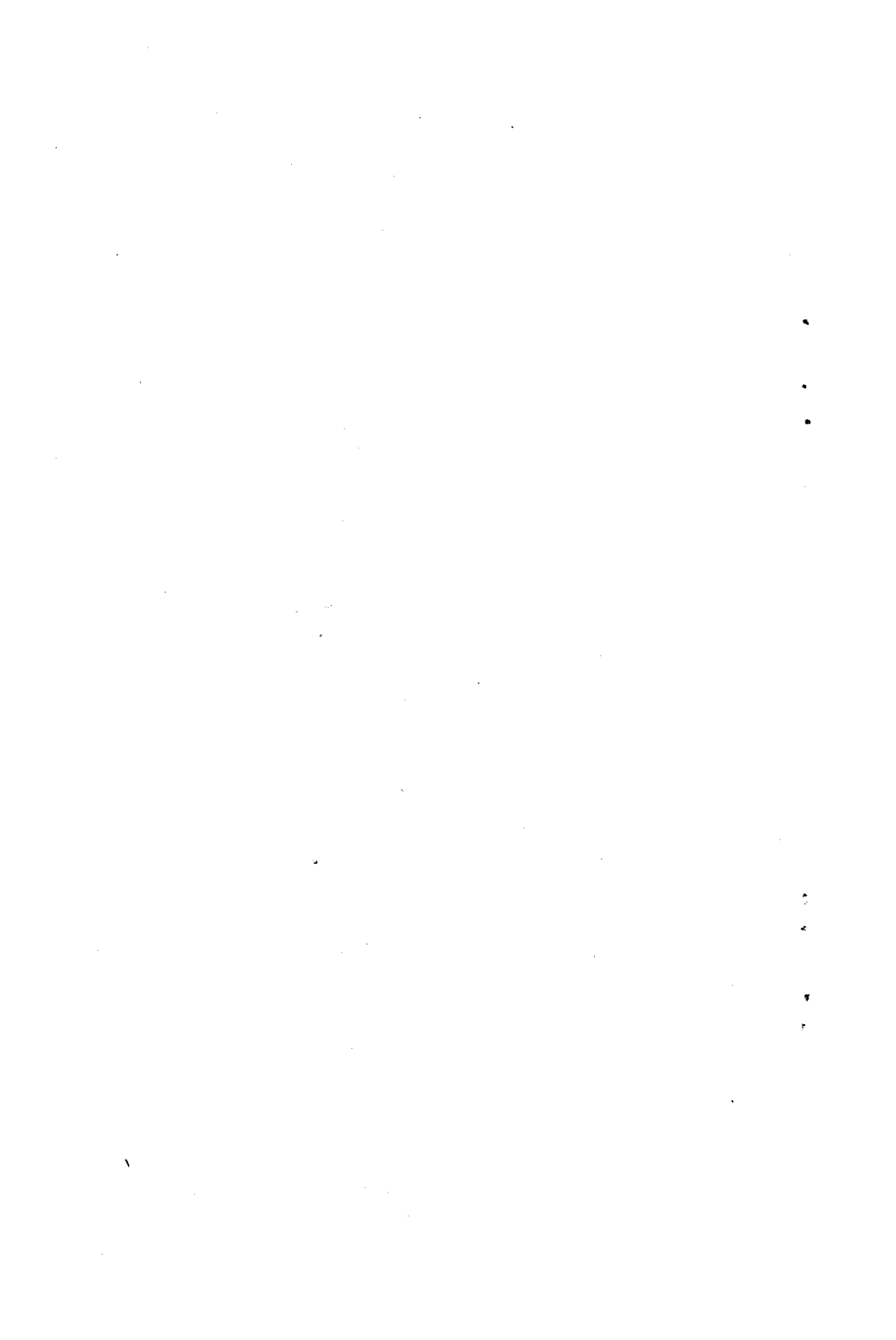
伞的故事	79
试飞	84
开特种车的人	88
说女人喝酒	95
看女人吸烟	98
新故事·老故事	101
春日巴士	110
说荤道素	114
养鸟小记	118
山高水远	127
初次见识澡堂子	129
郊外人家	132
客舍	139
暖灯	145
樱花·鸡鸣寺	150
秦淮画舫	153
西餐故事	158
春天的感觉	163
春暮	165
六祖堂前	172
一个人的除夕	175
遵义印象	178
访茅台镇	184
阳关的埧声	194

目 录

	蓝色海·灰色海	199
	说说“女人四十 ……”	207
后 记		213
编辑的话		214

第一章

童声心曲



起名儿

我出生证上面的名字是“小兰”。

两岁的时候，远在东北的爷爷奶奶说，这名儿得改，叫啥都中，就是不能叫小兰。

很多很多年以前，爷爷有个小妹妹叫小兰。小兰年方二八，尚未婚配就得急症死了。按乡下的规矩，这种未嫁的小女子死后不能进祖坟，只能在野地里火化。

小兰死在天寒地冻的季节里，人们架起柴火烧她，烧完了，把一堆骨头划拉划拉，装进一只坛子里，就在野地里一埋拉倒。

一个三更天，小兰回家哭：“哥——，我好冷！你们咋都不管我呢？”天明后，爷爷来到烧小兰的野地里转，发现荒土中还弃着一段骨头。风吹走了复盖在遗骨上的柴灰，怪不得小兰冻得哭。爷爷忙把骨头拾起来，送回坛子里装好。从此，他再也没有梦见过小兰。

很多很多年以后，也是在地冻天寒这个季节里，我爷爷唯一的孙女出世了，由于母亲名字中

有个“兰”字，这女孩便叫“小兰”。可是，坛子里的小兰又在爷爷的梦中出现了。于是，我得改名。爷爷说：就叫妮儿吧。

学会写字了。开始觉得“妮”字不好，挺难写，最后一笔“竖弯钩”总钩不好。

上学了。我读的是部队的子弟小学。按惯例，男生女生之间一般不说话，总跟乌眼鸡崽似的你瞪我我瞪你。从二年级开始，班里有几个淘气的男生一见我就唱“花篮的花儿香呀，听我来唱一唱呀，唱呀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呀，南泥湾好地方……”，其他男生就鬼鬼祟祟笑，跟着唱：“好呀地方。”

在广东，人们说话“L”，“N”不分，听起来，“兰妮”就是“南泥”。为这事我好生气，一听这支歌就紧张。班里人一唱“花篮的花儿香”，我就慌忙捂耳朵，心里很委屈地喊：我讨厌这个名字！

上高小的时候，读的是地方学校，老师、同学多是广东人。用广州话叫“兰妮”很别扭，听起来好像是“烂泥”。一个工宣队指导员皱着眉头问：你怎么叫这个名字？

那时候，中苏两国正在珍宝岛打仗。有人怀疑我跟“苏修”有瓜葛。因为我的皮肤比班里其他人白，头发很黄，何况还叫什么“妮”。总有人问我：“你敢不敢向毛主席保证，你祖宗里面真的